

2008

贵港市文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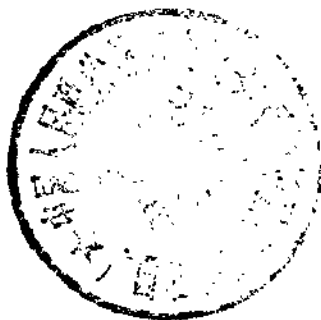
第二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港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贵港市文史资料

第二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港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三年五月

贵港市文史资料第二十辑目录

近代史话

- 石达开成都就义……………罗甫琼 (1)
天朝遗事杂咏……………梁峪庐 (4)
稟请抚宪批示封禁开矿碑文……………覃炳南抄录 (35)

人物春秋

- 壮族人民的好儿子——周福森烈士……………邓锡立 (37)
质本洁来还洁去……………施教达 (41)
杨泽臣烈士……………陆鸿高 (46)
覃慎修其人其事……………卢康 (49)
覃炳南 (49)
贵港市建国后历任市(县)长名录……………杨家良 (52)

抗战岁月

- 贵县抗日自卫军大事记……………甘桐茂 (59)
香江乡地下武工小组活动简介……………赖泽林 (63)
抗战初期敌机滥炸贵县实况……………莫洪杰 (65)
日机轰炸南岳社血案……………吴全宗 (69)
日军侵华·我家受难……………李华 (71)
李显耀 (71)
日军入侵樟木见闻……………秦福勋 (72)
历史的见证……………秦福勋 (76)
日军轰炸东津记忆片断……………卢家璜 (79)

创业纪实

贵县农业合作化纪实	谭耀良 (81)
贵港市兴修水利简史	杨冠贤 (94)
贵港市金融史话	黄励经 (99)
我在平浥土改	甘相茂 (99)
贵县县城电影院的建设和发展	罗甫琼 (101)
贵港市和平路马建筑	廖克俊 (104)
建国以来贵县农村电影队的建立	凌真达 (104)
京屋防洪堤	谭寿文 (109)
贵县郁江航标今昔	廖克俊 (112)
	凌真达 (112)
	郑继乾 (116)
	吴显丰 (117)

文化·教育

贵港市新八景评选经过	市八景评选小组 (122)
五十年代贵县日报创办经过	丘习传 (124)
《群声日报》在贵县	吴全宗 (130)
解放后的贵县教育	甘露秦福勋 (140)
	廖琼堂李秉宋 (140)
解放后高庆屯的教育	李振福 (149)
贵港市农机学校	蒙鸿远魏建斌 (152)

怀城旧事

怀城风物	区鸿泽 (154)
南山寺明亮禅师	谭受伦谭日曙 (157)
中国红十字会贵县分会概况	郑鸿钧 (159)
粤桂军两次争夺贵县城	廖世锦 (161)
两宗仇杀惨案的由来	洪 钟 (162)
一段难忘的血泪史	黄廷清 (165)
	赖泽林 (165)
大炼钢铁的一些回忆	宋交彦 (167)

· 征 稿 ·

本刊资料征集内容	(171)
----------	-------

近代史话

石达开成都就义

罗甫琼

清同治二年（1863年）的盛夏，成都城一片闷热，似乎要把人窒息似的。

6月25日，清朝四川总督的大堂上刀枪林立，杀气腾腾。正堂之上坐着四川总督骆秉章、成都将军崇实与城里司道一级的官员。他们的脸上流露出一一种得意的微笑，也隐藏着一种畏正的恐惧。当天要审讯的“犯人”是曾经叱咤风云威名赫赫的石达开。这位太平天国的翼王曾在沙场上使他们闻风丧胆。今天虽说是审讯他，但心里还有余悸呢！

当“犯人”带到时，许多差役大声吆喝，连堂堂的总督骆秉章也因心虚发出了不大的吆喝声，想给自己壮胆。年仅33岁的石达开缓步登堂，这位出生在广西贵县那帮村农民家庭的英雄后面跟着的是他的部属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三人。他们依然是天国衣冠，身穿黄缎袍，脚踏黄缎靴，头戴黄缎风帽，英气不减当年。石达开的风帽上还绣有五条金龙。

当石达开站定在大堂上时，大堂上鸦雀无声，他用那种神电般的目光扫视一周。炯炯目光，使大小官员不敢仰视，连一向自命为一身都是胆的成都将军崇实也低着头假装整理衣襟。

堂上放着四个新制的拜垫，是让石达开他们下跪受审的。石达开看着拜垫，冷笑一声，怒目看了一眼骆秉章和崇实，心里在说，我石达开堂堂天国大将，那有向清妖下跪之理。他转脸朝东，向着天京的方向拜了三拜，意思是说，石达开从此再不能为天国尽力了。然后他盘膝坐在拜垫上，神态自若，一脸正气。

审讯开始了，骆秉章多年来与石达开交战，吃过不少败仗，深知石达开的文韬武略，在太平天国诸王中无以伦比，他一向慑于石达开的声威，不敢一开头便和石达开碰硬，象以前和石达开打硬仗那样，碰得头破血流，于是假意谦让崇实先行问话。粗庸的崇实不知就里，得意地问了几句，便被石达开驳得哑口无言。石达开义正辞严的驳斥，使崇实满面通红，背上还冒了几点冷汗。骆秉章看了看他那狼狈相，只好替他解围。

“石达开今日你是一名犯人，还敢如此猖狂么？”

“犯人！谁是犯人？你们这些清妖杀人放火，屠杀黎民，才是真正的犯人呢！”

骆秉章愣了一下，又问：

“今日你被擒，还有什么话说？”

“今天就是俗话所讲的，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要不是洪水所阻，恐怕你们这些清妖早已死在我手里了。”石达开用劲地指着堂上的清廷大小官员说。骆秉章和崇实都吃了一惊，内心暗暗地庆幸这场洪水救了他们的命，使太平军过不了大渡河，

“你从作乱以来，蹂躏数省，我大清封疆大吏死在你手里的就有三人，军队更是不可胜数。今日你一死了事，还算便宜。”骆秉章吃吃地说。

“应该说是我们便宜了你们，我天国自金田起义以来，救百姓于水火，八方响应，奠都天京。不想诸王内讧，致有今日的局面。今日之事，实在是便宜了你们。”石达开理直气壮，义正词严的驳斥，~~不仅两旁的差役兵丁听了发呆~~，连台上的一些官员也为之动容。

当天中午，风雨凄凄，在押赴刑场的道上，成都街头，万人填巷，大家都想来一睹翼王的风采。石达开从容迈步，曾仕和跟在后面。到达刑场时，石达开、曾仕和被缚在十字桩上。刽子手持刀先横一划石达开、曾仕和等额门上的皮剥下来，掩上他们的双眼，然后被逐碎割，曾仕和失声呼痛。石达开喝他忍痛，慨慷激昂地说：“若是我们天河成功捉到他们，也会这样做的。”曾仕和咬紧牙关，不再出声。围观者看到翼王等从容就义，视死如归，无不敬佩。连清朝的一些官员也在私下称赞他们是奇男子。敌人公开行刑，是想杀一儆百，威吓群众，谁知效果恰恰相反，老百姓都为石达开的英勇不屈，大义凛然的行为所感动。有的暗暗垂泪，有的偷偷叹息。

二十五

天朝遗事杂咏（续）

梁姑庐

下

五十一

粪秽秽秽笑儒生，洗化宫中识异名，
岂有西施蒙不秽，居美妃子在华美。

天朝习用隐语，谓大便为“运化”或“化运”，散见太平条规及美律中，天父诗又省作化，如三七七首云：“化宫门开随手关”，又四三二首云：“登楼洗化两该刀”。按化宫疑即更衣之所，而同诗三百〇三首有“洗宫”之语，它诗或作洗身宫，顾沐浴亦有定制，如云：“嫂在洗宫姑莫进”，

（三〇三首）“姑出响鼓十五点，方准进洗记万年”

（四七〇首）是也。

五十二

高台曲居景平添，香汗梁挥圣殿严，
邪许梁属齐匠作，宫秽如美出宫纤。

天父下凡诏书载东王奏对之语有云：“女官若有小过，暂且宽恕，即使教导，亦要悠然，使他无惊惧之心。譬如凿池挖塘而论，不比筑城作营，若遇天时雨雪霏霏，即令其暂且休息，以待来日”。又云：“宫城内有修整宫殿挖城筑城。

或打禁苑，必需女官操作其事，但止可降旨，如何布置，切不可御日常注，督其操作”。

五十三

灵妃警咳本无双，苑转宫莺听锦官；

尧日当天歌圣主，特教紫禁恼惊龙。

后妃宜娇声细气，屡见天父诗，如云：“坐端壮声气细”，（三〇首）“细气娇声配太阳”，（四六首）“娇声细气福齐天”。（一〇七首）“天父曰娇声妻子”。（一〇八首）遂者则直以狗斥之矣。天父诗一五七首云：“娇娥美女娇声贵，因何似狗吠城边”。

五十四

一时阁伴仰头看，忽奉纶音异女官；

脂粉虽开别面，杨家长妹石汀兰。

天父下凡诏书载天父圣旨：“杨长妹石汀兰现在天朝佐理天事，亦已有日，况此两小女分属王姑，情同国宗，至于朱九妹两大小亦有前功，准其一体休息，免其理事，或在天朝，或居东府，安享天福也”。又云：“石汀兰杨长妹当使其各至王府，与国宗一体安享天福，无用协理天事”。按长妹汀兰当为东翼姐妹行，女子亦称国宗，此盖特例。

五十五

纵酒高妹长负薪，捧觥奇气自轮囷；

平山瑞事传三穗，天遣洪王识异人。

东王杨秀清家紫荆大冲，即俗称东王冲也，（东王冲原统名紫荆）。为人魁垒豪放，好酒，常卖薪新圩，得钱则召

酒徒纵饮，行歌道中。冯云山授徒曾氏，时秀清以货薪炭，不时至，云山奇之，阳託市物治具以待，比还，云山坚留不可，乃去，自是辄求市物且治具为常，久之，乃留宿与语，大悦，遂于东王冲立会，敬拜上帝，及见洪氏，深加器重，时平山村一禾三穗，洪氏谓秀清曰：“此殆为君也”。

五十六

禾黍离离吊故丘，荒乡山木不胜秋；

稽王合住东王宅，父老依然说钓游。

东王杨秀清故宅在今桂平木山乡，乡长李荣保居之，荣保即俗所传徭王也。

五十七

见说云师（南王职衔）客作儿，古林村舍道

光时，禾黍夜雨逢山叟，为诵留雨七字诗。

甲申春，将游金田，宿禾寮村，与金田钟叟夜话。叟为盲，清道光中，南王冯云山之未入紫荆也，初至新圩牛行社，阳述为佣，无相问者，乃之古林社，寄宿粥肆中，向主者曾氏假巨筐二，曰抬牛粪市诸曾五公，百斤钱三十，五公者族其名，玉珩之尊属也。云山偶题诗于壁，诗云：“孤寒到此把身藏，举目无亲也著忙；抬粪生涯来度日，他年运至姓名扬”。五公见诗，惊叩肆主以云山对，知为文士，雅重之。玉珩或称阿润三，家紫荆大冲，新春过五公家，言欲延师课子弟，五公及荐云山至大冲家塾，异时传教紫荆，即基于此。世多传云山伪为江湖术士至潯州，此独微异，姑记之以广异闻。

五十八

斗印黄金字铸肖，铸师当日有弦高，

明朝遗墨红蟾尽，寂寞金田王气销。

金田村人旧藏西王肖朝贵给犒军者印凭，上铃大“肖”字印，前十许年曾有人见之，今不存。

五十九

紫荆山下隐樵薪，西殿东王旧比邻，

一战潮湘宾帝所，天兄应是厌凡尘。

西王肖朝贵籍武宣，移家紫荆，与东王隔冲而居，亦以樵采自给，故老传说与志乘同。清道光二十八年甲申九月初九日，西王假托天兄基督降凡，太平已未九年新历诏特定是日为哥隆节，千字诏云：“九秋菊绽，基督乘荣，贵婿娇客，右弼精忠”亦即指此。西王既殒，天兄降凡之举遂废。

六十

陂筑山前碧藓春，残碑犹辨率钱人，

山乡寥落微名氏，当日肖王有老亲。

山木乡陂筑山有残碑，质沙石，清道光二十五年立，碑刻率钱者，肖朝贵父伟成，姓名仍在，逾五年，金田首难矣。筑俗字或作启，底也，陂筑犹言釜底云。

六十一

曹辉曾纳成均粟，源玠真为田舍翁，

野史支离堪一笑，参差楼阁尽虚空。

韦昌辉本名志政，更名正，父源玠韦氏世力田，岁入谷

三四百石，金田率贫户，韦氏遂以富称，昌辉尝应县试，弗售，纳粟为太学生，榜“成均进士”于其门。仇家潜毁榜上“成均”字，嗾大潢巡检诘辱之，得赂乃已，世或传昌辉为禁子，殆因纳监而讹欤？

六十二

大塘荒草离离，龙穴神奇谓地师，
一例枝谭资野曝，佳城石马动人思。

韦氏诸祖墓威在金田，尤著者曰大塘山，初，源玠父彩亡，冀得佳壤，延地师于家，事之唯谨，师欲有以诤韦氏，积三岁，竟无所言，忽辞去，源玠解百金，密加封裹，师中道启视，大喜，复还乃为点穴。冀王石马山祖墓亦有名，详拙著翼王亭书事八绝句之二附注。

六十三

玉蟹珍奇藏北王，宛然郭索水中央，
如何四海横行日，却见群龙殄瘁康。

北王韦昌辉从子以琳，初封国宗，嗣降清，藏有北王所宝玉蟹，能行水中，后不审流落谁氏，以琳曾孙旭光尝为余言如此。

六十四

囊传韦氏弃遗书，手泽琳琅贮八厨，
然帚不珍秦炬尽，半缘妇需米逃逃。

北王五代孙旭光言，五姑母适武宣庞氏，囊闻祖妣张（北王从子以琳妻）告以北王旧宅甚宏大，有遗书八厨，家人惧祸，且不知爱惜，拉杂摧烧之，民元以后殆尽。

六十五

平田漠漠雨霏微，落龟蛇旧窠衣，
帝座潜移见桑海，未应玄武是昌辉。

金田昌辉祠在平畴中，旧为玄武庙，甚卑陋。初，韦氏家近水口，用术者言，建庙于此，乱后重修，入民国，改祠昌辉，但立木主而已，庙貌依然依，龟蛇已杳，实非北王遗像也。

六十六

学田慈竹傍云隈，瞥见天军渡虏来，
白骨为尘竟何憾，神京蕞豆剧堪哀。

北王韦昌辉母杨氏墓，在金田学田山，祭丁兼丑未向，为清吏所掘，杨氏昌辉父源玠嫡配也，继室叶氏，墓在安徽宁国，覃氏墓在姜里山峡村，据韦氏家谱。

六十七

谱牒流传韦以琳，北王一脉叹摧沉，
草荒先墓无余骨，剑藁遗孙化碎金。

北王从子以琳，从天军下金陵，封国宗，国破入清，官广西补用协镇，光绪中卒，今传韦氏家谱，出诸以琳手辑，宣统三年受祺重钞本封面题曰“广西潯州府桂平县厢内京兆郡族谱”。以琳小序云：“宣二里金田村后分五房，各居一乡，维我金田乃系季房也。九世传于以琳，道光年间因兵变失去家谱，时予年幼，自五世祖以上，难以稽考，兹将韦彩公以下祖考妣韦氏开列于后，以便子孙考核云尔。同治十年岁次辛未九世孙以琳谨识”。按金田首难后，韦氏诸祖墓悉遭

清吏发掘，今以奉曾孙旭光徙居县治，旭光尝言旧藏北王遗剑，长三四尺，秘悬卧榻上，民争之际以属武器。惧祸寸碎之。

六十八

田畴模糊火化烟，翼王遗迹太平年，
何殊转粟尚丞相，卜式论功只助边。

翼王石达开，家贵县北山那帮村，业农，据故老传说，实非巨富。金田起义时，尝货其田于姻邻，以助军实，闻石王所书卖田文契尚存其家，此偕同县刘君访之，则已无从寻检矣。

六十九

一辞天阙还丰沛，万马腾骧忆故宫，
说与明灯无限恨，当年曾此伴诗雄。

天京内讧既起，杨韦俱尽，翼王一门，並遭灰灭。太平九年（清咸丰九年己未）十一月，翼王还师贵县，以县城水源街粤东会馆为行邸，事见县志；（按光绪涿州志谓翼王还里，在是年六月、又作十年四月，似误，当以县志为正）。今县人某藏官灯一事，传为行邸遗物，灯高约当裁尺二尺，红木质，制极精工，曾留志局久之，摄影今存。王之南还也，内遭谗忌，壮志未伸，取道湘桂而归，众犹数万，连营相望，大燕父老为笑乐，有妹适属，遗以银绢。乃去。时距就义，不过五岁（同治十三年），而故宫博物院所藏翼王给恩丞相杨福广职凭（见故宫博物院影印太平天国文书，並见掌故丛编），题衔曰“真天命太平天国神圣电通军主将翼王石”，时为太平十二年壬戌，翌年即死成都，此殆为最后之

爵位。是翼王身去天朝，仍复心焉汉室，不屑效蛮夷大长之窃帝号以自娱，以视东王既称九千岁，更欲僭称万岁者，翼王固儒将，且工诗，未可同日而语也。

七十

却念绶袍为解困，忽烦珍貺到荆扉，

铜牛一例铜驼感，汉国河山夕照微。

清咸丰七年八月，太平军后劲陈开别将隆国公黄鼎凤，破上林，知县冯培坤死焉。已，复攻石村，时翼王石达开还师贵县，以与石村有故，为解困。村有王翁，石王旧雨也，濒行，持所爱铜牛赠翁。会翁以事几罹不测，同里李甲，力为营救，乃已，遂以铜牛殆甲，寻甲生子，名曰宝珠，以牛腹藏，珍物，志所宝也。今宝珠年事虽高，尚健在，秘藏此牛，如护头目。比年，友人尝乞观，牛铸以精铜，高约裁尺五寸许，修如之，蹄下分铸“金玉满堂”四字，腹中空，有门启闭，上铸一字曰“开”，盖王名云。相传牛腹藏宝珠，今已封锢，撼之则铿然有声，不审真伪。是村遗老，皆传铜牛为石王遗物，其说可信。

七十一

崎岖万众施牛域，惨淡降幡洗马沽，

毋苦元元科争伐，英雄毕竟异凡夫。

越雋即汉书西南夷传旄牛夷地，唐李文饶尝筑筹边楼于此，太平癸开三年，翼王入蜀，被困于县属安顺场洗马姑，见清光绪越雋厅志及川督骆秉章奏摺。

七十二

旗帜方张虏焰高，红巾几蹙翼英曹，

龙山掘尽先人冢，故宅沉余野窟

（翼王亭书事八绝句之一）。

七十三

百年方志犹书寇，五世曾玄尚有碑；
裹饭荒崖谁省识，夕阳无语野风吹。

（翼王亭书八绝句之二）。

翼王石达开祖墓碑，高约裁尺一尺八寸五分，广约一尺三寸，中央大字一行，文曰“十三世清显妣谥慈俭石门黄老孺人之佳城”。“十三世”三字横列差小，碑石上方文曰“道光二十年孟冬月谷旦日立”，下列“祀男润财等三人孙昌茂等六人同拜”。碑左上方文曰“吉地辰山戌向兼巽分金（针之省文）”。下列“曾孙达开等十六人玄孙连科等二十一人同祀”。翼王世居县之北山里，迨金田发难，知县张汝瀛令同里武举覃安邦发其祖墓，具载梁志（按：梁志指光绪贵县志）。民国二十二年秋，修志局局长龚政，躬访翼王故居于北山里奇石那帮村，并获此碑于荒涧下，昔人记翼王里居，颇滋异说，得此一碑，足资考证。按：翼王祖墓凡五，其地不一，最著者在北山下里六泥村，县北七十五里之石马山，石椁大成，已遭掘毁，墓碑久失所在，此碑亦属五墓之一者，以弃之荒涧，转赖保存，诎非环宝哉！姑庐金石漫录（见贵县志金石）。

贵县志载有咸丰年间，县令张汝瀛仿令龙山武举覃安邦发石达开祖墓，碎骨扬灰之语。吾读县志至此，未尝不蹙然有感，此吾知翼王祖坟被伐之始也，又闻其坟被伐后，邑进士林乃桎葬祖骸于其地，泐石曰“奇石孕佳城，天使辟开留以待。吉人膺福地，我来卜葬炽而昌”。未几，乃桎罢官，寻病歿，其家以杆此坟之咎，遂舍之。惑于堪輿者，恒

言翼王祖坟形峦之佳，以其肖虎者也。是山本土山，而有石椁，隆起中虚，前口若桶，位于虎颌下，俗所谓石穴也。其墓前原有联曰“祖感龙灵垂泽渥，孙蒙山毓茁枝荣”，泐诸石柱，亦久毁矣。屡欲寻访其遗迹，然闻其坟在山之巅，斗绝，登临未易。余游翼王故居归之途次，门人韦振中指石马山，曰：“翼王祖坟在是”。诘旦，遂往游焉，山径纡迴，羊肠险峻，侧身猿步，犹恐不固，且行且憩，已又攀藤附葛，行八里许，乃至山巅，峰峦奇状，一如传说。是日也，秋高气爽，四面瞻眺万山在目。寻其碑石，半晌不获，将归，乃于山岬得条石半椽，长尺许，刊三字曰“孙蒙山”，考订为翼王坟之遗物，同游者八人，莫不忻然色喜，又莫不以民族革命之遗迹而重之。夫翼王祖骸，乃嶙嶙白骨耳，彼自长埋，何预人事，而竟遭异族扬灰之毒者何欤？吾愿后之游其地者，不徒为登临之乐，而一致其思焉！民国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记。（龚政游翼王祖坟记）

七十四

挽得银河腥秽涤，铁开张臂地维宁；

墨池不尽英雄气，入世翻疑出世僧。

民国二十四年，李德邻先生得翼王草书楹联帖真迹于广州，文曰，“挽得银河腥秽涤，张开铁臂地维宁”，字大七八寸许，有草草意，上联引首钤太平天国翼王长印一，下联姓名下钤石达开方印一，曾双钩邮挂刻石，未果，仆重摹一过，藏诸篋衍。胡汉民先生不匿室诗钞，有任民属题所藏翼王遗联绝句云，“甲兵无暇洗银河，民族英雄语不磨，蜀道泥深苍口没，伤心遗扎较如何”。原注联云“挽得银河腥秽涤，张开铁臂地维灵。李君蕴鼎云，翼王手札尚有藏于成都